

新生代日常生活研究

日常生活诗学的理论溯源

文学史视野中的日常生活

日常时间的卷入

日常空间的呈现

日常化的时空体

亲密关系的变奏

身体政治的生成

自我认同的危机

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历史对日常生活介入

批评对日常生活的介入

翟文铨 著

生活世界的 喧嚣

——新生代小说研究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活的世界 的喧嚣

——新生代小说研究

翟文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活世界的喧嚣:新生代小说研究/翟文铖 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ISBN 978-7-02-004800-7

I. 生… II. 翟…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890 号

责任编辑:王一珂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生活世界的喧嚣

Sheng Huo Shi Jie De Xuan Xiao

翟文铖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8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4800-7

定价 2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序 一

王万森

文铨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我深感欣慰。

记得在同他讨论选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题目新颖有研究价值,同时也感到无所依傍难度大,在“新生代”与“日常叙事”之间有一片不小的空白,无论资源的采撷还是理论的借鉴,都会很费功力。文铨对此的回应是“知难而进”。

设若自1990年代为始,那么,新生代这个作家群的小说创作已经持续了十几个年头。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已然引起了部分批评家的关注,他们写出了一些极具才情的论文,对新生代小说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了一些共识。比如,日常生活叙事就被看成是新生代小说的一个共同的艺术特征。但遗憾的是,就总体而言,对新生代小说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一些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作品甚至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关注,综合性、系统化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以我目力所及,至今国内还没见一部系统的研究专著出版。仔细考量,原因不外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影像艺术已经成为最为强势的艺术形式,一部分人的视线随之转移,包括新生代小说在内的整个小说的地位下滑;其次是在商业化写作的大环境之下,或是出于生存的压力,或是出于金钱的诱惑,一些新生代作家过分追求创作数量,结果是泥沙俱下,出现了大量平庸的作品,而相对数量

较少的有一定艺术品位的作品埋没其中,难入评论者和读者的法眼;再次是某些评论者以偏概全,对整个新生代笼统地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认为不值得对这样的一股创作潮流做全面的梳理;另外,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批评理论与创作实践有脱节现象,评论界还缺乏得心应手的理论武器来应对当前的新生代小说创作。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发现文铖论文选题的价值所在了。在表面的喧嚣背后,本书的作者注目一片新生代作家开拓出的艺术荒野,于是,他暂时搁置自己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大步地踏了进去。写作之初,他成年累月地泡在期刊室里阅读文本,狂饮大嚼之后才慢慢反刍,在榛莽之中放飞自己的艺术之梦。

文铖是一个喜欢理论的人,他潜心阅读各种哲学经典和人文著述,并从中印证生命感悟。长期培养的理论思辨习惯,使他在从事文学批评的时候,不满足于个案解读,而是试图在阐释中提升出一种普适性的理论,本书的写作就体现出了这种倾向。他先是在国内文化哲学领域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中得到启示,进而把理论视野延伸到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生活政治理论、消费主义理论等领域,努力去寻找一种适合于新生代小说的阐释系统。他的出发点基于两种认识:其一是当代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的经典理论在很多方面已经无法担当解释当下生活的使命了,只有以当代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才能充分解释当今的世界,他对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吉登斯、鲍曼的社会学理论以及当代文化研究理论的汲取借鉴,就是这种认识的一个反映;其二是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自足的东西,如果离开了对其他学科的融会,它就毫无出路,但这种借鉴和融会必须围绕着研究人类精神这一核心问题。文铖的这部书承载着两个写作目的,一个是通过一种崭新的理论来解读新生代创作文本,另一个是在文本的解读中潜在地提升出一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文学阐释模式。公正地说,这部书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他的这一写作意图。在博士论文评议和答

辩的过程中,已经有多位国内著名学者对这一点给予了充分肯定。

踏进一块有待开垦的领地,操起了融会各家的理论武器,带来的结果是这本书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结论。作者首先判定,新生代作品已经把写作的核心从解放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而生活政治已经构成了新生代小说的新“深度”的观点。作者沿用巴赫金的思路,借鉴了一些后现代理论,认为新生代小说普遍存在一种以空间而不是以时间为核心的新型的时空体。作者还提出,依照一般的艺术规律,日常时间不适合于充当小说中的现实时间,但新生代小说则打破了这一艺术禁忌,多以日常时间为自己的基准时间,同时又灵活地引入生理时间、心理时间、神话时间等多个时间维度,以冲淡日常时间的凝滞性,等等。同时,在别人已经关注到的领域,他决不人云亦云,例如女性主义问题,本也属于生活政治问题,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得出的结论是女性主义研究现有成果已经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自己提供不出更多的新东西,故坚决地放弃了。再如很多人都在谈“身体叙事”、“身体写作”一类的话题,但作者对“身体政治”问题的探讨可以说别开生面,他认为文学中的身体主要表现为四种样态:身体的历史状态、身体的商品状态、身体的自然状态和身体的性别状态,在新生代小说中,这四种身体状态更具体地分别指向四种审美类型的身体:规训的身体、消费的身体、肌体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他选取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三种具体形态展开了论述:规训的身体、消费的身体和肌体的身体。实际上,这一框架几乎可以涵盖文学中所有的身体形式,视野极为开阔。还有,“欲望叙事”也是大家常常讨论的问题,但作者认为,欲望书写的背后,潜藏着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当代,亲密关系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吉登斯所描述的融会之爱正在形成,人与人之间一种更民主化的关系在生成的过程之中,欲望叙事的背后透露着时代精神进步的信息。诸如关于日常生活和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关于新生代小说对国民性劣根性批判在五四基础上的

延伸的观点等等,也都慧眼别具。不仅在宏观上新见迭出,就是对个别作家的阐释,也能有所发现,无论是对魏微情感世界特异性的发现,还是对邱华栋营造的消费受控社会的揭示,无论是对东西日常苦难书写特征的概括,还是对陈染自我认同危机到自闭自恋精神历程的勾勒,都颇有独到之处。

文铨选择崭新的研究对象,在理论运用上有所探索,他的研究有难度,有深度,并且富有成效。其中,理论的探索,既是选题设定的目标,也是文铨做学问的优长,此中的收获尤为难得。恰恰在这个方面,我同时又感到,在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中,应该说论文在理论借鉴以及综合运用方面实际上已经取得富有启示性的成果,然而离理论创新的期待毕竟还有距离。在这部书稿出版之际,愿以此与文铨共勉。

2007年12月22日于山东师范大学

序 二

吴义勤

不知下过多少次不再替人写序的决心,但每次总是无法真正狠下心来拒绝,朋友们总结说是我心太软的缘故。为此,李敬泽先生曾与我多次发出共勉宣言:要学会拒绝,学会说“不”!我不知道敬泽先生是不是已经能做到这点了,而我至少这次又失败了。这次让我失败的是翟文铨的博士论文《生活世界的喧嚣》。翟文铨请我为他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博士论文写一“序”,我本来想,他的博士论文有他的导师王万森教授做序就足够了,王老师对他的为人与为文都比我更了解、更熟悉,他对学生的评价当然最为中肯和贴切。我要再饶舌,实在是没话好说了。但翟文铨很坚持,我转念一想,对一个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对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表达一份祝贺与敬意总是应该的。于是,只好硬着头皮来写这篇“序”。

翟文铨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新生代小说,他的论文完成得质量极高,记得当时在评阅的时候,我是边读边感叹。感叹的一是这篇论文的厚重与扎实,无论是资料的收集,各种学术观点的梳理,还是对于新生代小说文本的细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理论功底的深厚以及对于各种新的研究方法的融会贯通;三是作者敢于挑战难题,直面文学现场的勇气。说

实话,这些年来,我一直对我们的研究生和博士生不太满意,一方面,不满意他们的浮躁的学术风气和太过功利的学习态度;另一方面,不满意的则是他们阅读量的太小,跟不上文学的节奏,无力进入文学现场,无力参与当下的文学进程。我总觉得,一个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如果不能跟上当代文学的发展节奏与步伐,那他就绝不是一个称职的硕士或博士。翟文铖能对中国当代文学现场最具有前沿性的新生代小说进行研究,而且论文完成的质量又是如此之高,确实令我意外而惊喜。但是,在此之前,我对翟文铖其人其实并不了解,在有限的课堂上,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表现自我的学生。他不大讲话,在同学中也并不显山露水,我与他的交往可以说少之又少。应该说,正是通过这篇论文,我才重新认识了他,发现了他。他的朴实,他的用功,他的灵气,他的智慧,他的毅力,他的思辨,都完整地呈现在论文中,使我感受到了一个有追求、有志向的青年学者的学术个性与学术锐气。

现在,他的这部著作即将由中国最高等级的出版社出版了,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肯定。我相信,这部著作将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研究新生代小说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必将对新生代小说研究以及整个当代小说的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考虑到王万森教授在其序里已经对这部著作进行了详细的评价,在这里,我就不再多说,只想偷工减料地把当时对该博士论文的评阅意见抄录于此,既是对当时阅读心情的一种检阅与重温,也是想把自己的思想亮出来,与这本书一起交由读者去评判。我当时的评语是这样的:

“新生代作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文坛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小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和冲击都是巨大的,但目前关于新生代小说的分歧比较严重,给予理性的探索显得十分必要。本论文以新生代小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力求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揭示新生代小说的特征与奥秘,选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

价值。

“论文选题难度大,作者下了大功夫,这既表现在对大量新生代文本的占有和阅读上,也表现在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理论的熟练运用方面,而作者立足文学现场沟通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努力也值得充分肯定。

“论文从日常时空、生活政治、日用常行、日常人物四个方面论述新生代小说的‘日常诗学’,论证细致,论据有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相当的文本品评能力。

“论文的创新之处表现在,其一,‘日常化时空体’范畴的提出,能结合小说实践论述,是由新理论转化而来的新概念;其二,关于身体政治、自我认同问题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的论述。不是以玄说玄,为理论而理论,而是能从新生代小说文本出发,非常辩证地从文学实践角度加以阐释,很有说服力。

“论文整体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论证有层次,达到了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同意进行博士论文答辩。”

这样的判断和评价就我个人来说完全是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感受,不敢说它就是准确、公允的,但至少我到现在仍相信自己的真诚。事实上,一篇论文、一部书的好坏,作者付出了多少心血和汗水,其实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对翟文铖来说,这部书是他个人学术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既是总结,又是开端。我相信,有一个如此高的学术起点和学术平台,翟文铖的学术未来一定是美好而值得期待的。

是为序。

2008年1月于济南

目 录

序 一	王万森 1
序 二	吴义勤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新生代日常叙事及其研究	1
第二节 日常生活诗学的理论资源	8
第三节 文学史视野中的日常叙事	25
第二章 日常时空的浮出	36
第一节 日常时间的卷入	36
第二节 日常空间的呈现	45
第三节 日常化的时空体	66
小 结	74
第三章 生活政治的凸显	76
第一节 亲密关系的变更	79
第二节 身体政治的浮出	96
第三节 自我认同的危机	130
小 结	145
第四章 日常生活的超越	148
第一节 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	149
第二节 历史对日常生活的介入	163

第三节 哲学对日常生活的突破	176
小 结	203
第五章 日常人物的展示	205
第一节 日常性对英雄形象的颠覆	205
第二节 日常性对知识分子的消解	217
第三节 日常的人形象系列的现身	233
小 结	253
第六章 个案篇	255
第一节 邱华栋:消费王国里的迷失与困惑	255
第二节 朱文:平凡琐事中的沉沦与传奇	267
第三节 东西:日常苦难中的困厄与挣扎	279
第四节 陈染:从认同危机到自闭自恋	288
第五节 魏微:情感世界的迷恋与绝望	301
小 结	314
余 论	316
参考文献	320
后 记	329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新生代日常叙事及其研究

(一)关于“新生代”

我们将要讨论的这群作家,被命名为“新生代”。实际上,“新生代”也不是他们唯一的名号,他们还拥有“晚生代”、“新状态”、“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文革后一代”等多个名称。“晚生代”的命名权应该归陈晓明所有,他在《最后的仪式》(载《文学评论》1991年第5期)一文中,用这一名称来指称苏童、格非、余华等所谓“八五”新潮后的“后新潮”作家。后来,“晚生代”这一名词被他人借用,但所指对象发生了变化,用来指称更年轻一代的作家。陈晓明又跟随着这种趋势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不断进行修正和补充,后来主编了“晚生代丛书”。这套丛书1995年1月由华艺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何顿、述平、毕飞宇、朱文等十多位作家,“晚生代”的大致所指算是被固定下来了。1994年4月,《文艺争鸣》和《钟山》杂志联袂推出了“新状态”的概念。王干写了一篇后来颇具争议的长篇小说《诗性的复活——论“新状态”》(连载于《钟山》1994年第4期和1994年第5期),阐释了新状态的具体内涵,而张颐武等著名批评家又著文讨论。“新状态”着力阐释了当时创作的一些新动向,一些观点颇有创见,如对文学开始告别新时期的预言、对新体验内涵的阐发,等等。但这个概念未能真正区分代际差异,把王蒙、王安

忆、刘心武等上一代作家和韩东们等量齐观,从而削弱了这一概念的适应能力和影响力。“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是《青年文学》的李师东在1998年提出的,先是作为刊物栏目使用,后来变成了特定作家群体的名称。但它既包括了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苏童、格非、吕新、北村等一批“先锋派”作家,也包括年龄稍小的朱文、邱华栋、李冯等这些后起之秀。实际上,出生日期的相近无法掩盖他们创作性质的巨大差异,因此这一概念也缺乏普适性。此后不久,邱华栋提出“文革后一代”作家概念。“王蒙们有‘文革记忆’,张承志们有‘知青记忆’,苏童们有‘童年记忆’,到我们什么记忆也没有,连童年记忆也没有,只好写当下生活。”^①依照生活经历和创作题材的相同,当代作家被划分为四个层次,而最年轻的一代被称为“文革后一代”作家。这种区分方式充分考虑到了作家的代际关系,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广泛承认。目前比较流行而这一代作家也比较乐意接受的概念,是“新生代”。“新生代”“这一名词实际上是对80年代超越朦胧诗的‘新生代’诗的借用”。^②中国华侨出版社曾为韩东、何顿、邱华栋等人的作品结集,于1996年1月推出了“新生代”小说系列,随后,“新生代”这一名号影响就更大了。目前,一般认为这个作家群体包括何顿、朱文、韩东、毕飞宇、邱华栋、鲁羊、荆歌、李大卫、刁斗、述平、徐坤、东西、李洱、王彪、丁天、吴晨骏、张竄、李冯、刘继明、陈染、林白、海男等作家。实际上,“新生代”还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上述名单还在不断扩充,比他们更年轻和成名更晚的一些作家,现在也被很多人纳入其中,如艾伟、戴来、朱文颖、叶弥、魏微、卫慧、棉棉等等。有人认为,命名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要么“存在与其相对应的特定对象,并且命名本身

① 李冯 邱华栋:《“文革后一代”作家的写作方式》,《上海文学》,1998年第5期,第75页。

② 张清华:《精神接力与叙事蜕变——论“新生代”写作的意义》,《小说评论》,1998年第4期,第4页。

毫不含糊地具有指代功能,也就是说,命名要么指出了对象的某一独一无二或标志性特征,”“要么便必须具有某种约定俗成的指涉内涵。”^①按照第一个条件给一群处在“无名”时代中的作家命名,实在绝非易事。到目前为止,“新生代”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但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一提起这个名称,大家大致知道它所指的是特定的那群作家,他们大致出生于六七十年代,挣脱了宏大叙事的束缚,坚持个人化写作立场,作品大致具有欲望化、生活化审美倾向,等等。

(二)研究的现状与日常生活诗学

有的评论者认为,“九十年代‘新生代’异军突起,如今回头翻检,它最大的贡献是把‘日常生活’的艺术观念与‘身体修辞’融为一体,消解既往的英雄戏剧化的理想型写作,把感同身受的世俗体验推向前台。”^②其实,把日常叙事看成是新生代的商标性特征,已经是目前学术界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了。新生代的日常叙事,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崭新的图景。此前的文学从来没有像他们那样,对同时代的日常生活进行如此全面的描述,而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又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日常生活像今天这样正经历着如此迅疾而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之下,有三个领域比较容易引起日常生活的异化:权力、工具理性和商品。权力对日常生活的异化,新写实小说就有所表现,比如刘震云的《单位》、《官人》等作品。新生代的一些作品沿袭了这一思路,毕飞宇的《玉米》、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鬼子的《农村弟弟》、艾伟的《到处都是我们的人》等等,都就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扭曲问题进行了思

① 丁帆 许志英:《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12页。

② 施战军:《新活力:今日青年文学的高地(代总序)》,荆歌:《口供》,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页。

索。至于另外两个问题在以往的中国文学中很少涉及,只有到了新生代小说这里,才真正得到严肃的探索。毕飞宇的《遥控》、邱华栋的《鼯鼠人》、《钟表人》等作品,反映了工具理性对人的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而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刘志钊的《物质生活》、卫慧的《像卫慧那样疯狂》等更多的作品,则表现了商品原则和消费意识对日常生活领域的强行渗透。实际上,还有更多的有关日常生活的问题纷纷得以呈现:性别权力问题、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问题、亲密关系问题、日常观念的变更问题……这些崭新的生活政治问题在新生代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自觉的表现。面对这样的文学创作趋势,如果我们还试图用过去的理论储备和思维方式予以阐释,那么就无异于瞎子摸象;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审美惯性来要求新生代的创作,就无异于削足适履。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对新生代的日常叙事加以解码,是评论界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必须面对创作现状,寻求新的应对方式,占有新的理论资源,更换新的思维方法,建立新的诗学理论,最终找到一双能够适应文本的鞋子。

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问题,早在新写实小说兴盛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但这个问题的讨论却屡次被打断。对此,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记得当年,围绕池莉、方方、刘震云等作家的创作,日常生活及其美学表现成了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但现在看来,那时的讨论还是相当不充分的。从客观上讲,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社会情势很大程度上打乱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律或者造成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的忽视,用 A·赫勒的话说,那又是一个要求‘个人生活的取消’的时代。应该说,这种情况到九十年代中期前就已经发生了改变,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引领以及社会目标的重新确立都使社会大众从思想观念到生活实践全面回归日常生活。而从写作上看,余华、刘恒、王安忆等人的写作也比池莉等人更深刻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个领域。”“但是,有关日常生活的美学问题不

但没有得到深入,相反,由于现实主义、人文精神等话题的介入,使得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怀疑,对上述作品的概括与描述也大多使用‘当下’、‘写实’和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底层’等概念。说白了,这里面实际上含着对日常生活的歧视。可以说,那种对社会、国家、民族等主题的偏好以及对虚构、夸饰、浪漫趋鹜的美学趣味一直占据着我们理论的制高点。”^①这个评价大致反映了日常生活美学问题的探索历程。当然,这期间也产生了一些可喜的成果。许志英、丁帆两位先生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一书,关于新写实小说的论述极富创见。它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着眼,把新写实小说普遍存在的怨恨情绪,看成中国现代化进程遭遇挫折引发的不满在文本中的投射。该书的论述,不仅观点新颖而准确,而且把文学现象置于日常世界和现代性的关系中进行动态考察,在方法论上也颇具启发意义。在《解构十七年》一书中,蓝爱国先生则把现代性、反物质性和日常生活这三个关键词作为理论核心,从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对日常生活异化的角度,对一些“红色经典”进行了再解读,许多结论颇有创见。像这样的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它们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特定文本进行了颇具真知灼见的阐发,更重要的是潜在地探讨了一些和日常生活有关的美学问题。其他一些单篇的论文也不时闪耀着零星的思想火花。王干的《养牛、日常、身体及精神》(载《大家》2003年第6期)以随笔的形式,对日常叙事的合理性和局限性进行了辩证分析;汪政和晓华的《日常生活的叙事伦理》(载《长城》2003年第1期)对日常生活的概念、恒常性、意义域等进行了研究;郑波光的《“国家大事”与“日常生活”》(载《文艺争鸣》2002年第5期)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两大叙事

① 汪政 晓华:《自我表达的激情》,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99—100页。